

三、中國大陸 2022 年就業情勢與年輕世代 「躺平主義」觀察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姜以琳主稿

- 高教擴張與勞動力市場錯置的結構困境迄今難解，疫情、國際形勢（戰爭）、經濟增長漸緩等景況，就業形勢更不容樂觀。
- 中共欲「做強職業本科」，惟大學生寧屈就低薪白領工作，亦不願入職藍領。
- 階層固化嚴重，自媒體炫富資訊刺激年輕世代的相對剝奪感，「躺平」成為對社會現實的理性回應。

（一）前言：勞動力市場與高教擴張的錯置

2022 畢業潮將至，中國大陸即將於秋季迎來近 1076 萬的大專畢業生，不但在規模上屬於歷史新高，未來短期內更將逐年增加。這個數字反映了大陸政府自 1990 年以來急速的施行高教擴招政策，並且也引起各界對畢業生出路的熱烈討論。其中，大專畢業生的失業問題尤其引發關注。大陸政府至少 10 年前便關切大專畢業生的失業問題；與此同時，許多研究者深入各省分，探討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為何失業。紐約時報 2013 年已直指勞力市場與高教擴張的錯置乃是問題核心，並大篇幅報導中國大陸大專畢業生寧可失業也拒絕工廠職位，當年的分析結果至今依然適用，10 年來狀況沒有改變。高教擴張沒有取消，人民對大學教育懷抱的夢想價值沒有改變，市場雖浮現部分白領工作機會，但無法滿足年輕人求職需求。

近年中國大陸政府的觀點與當年紐約時的分析終於同調。學者專家指出失業率高的原因之一，是「有人沒工作、有工作沒人」，亦即受過高等教育青年拒絕從事勞工職位。研究者呼籲重新教育年輕人，讓他們明白「職業無貴賤」，以便投入勞力短缺的工廠等藍領職位。中共教育部也明確提出，要「做強職業本科」，希望打破年輕人不願進廠的窘境，但工廠技術工人應該是高職畢業生從事的行業，再高薪都是藍領。既然是藍領，難以想像大學畢業生有入職意願。且追根究柢，

中國大陸的勞動者權利保護的程度，相對歐美等西方國家而言，嚴重偏低。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情願接受低薪的白領工作，拒絕高薪的藍領工作，不只因為職業貴賤的階級分野，也是經過理性計算的抉擇。低薪、低階的白領工作，不但工時低、輕鬆甚至無所事事，還有升遷機會。反觀工廠的職位普遍勞力投入高、工時長、工作環境差，即便給付相對較高的薪資，仍與所付出的成本不成正比。大專畢業生判定後者為不值得從事的行業，因而形成寧可失業也不願進入某些產業的現象。

但近年經濟形勢嚴峻，已不純然是勞動力錯配的問題，疫情、國際形勢（戰爭）、經濟增長漸緩等景況，對就業市場造成負面衝擊，效應迄今難以估計；另去年嚴打房地產、補教行業造成的大批失業大軍，因政府補助企業雇用大學畢業生僅限畢業3年內初次就職，依然面臨轉職難題。大陸政府今年更為關切大專畢業生就業狀況，並於4月再度強調穩定就業市場與年輕人入職機制。

（二）「躺平」：對社會現實的理性回應

誠然，就業市場嚴峻、工作與教育錯置、失業率高等，皆屬重要社會問題，但從「躺平」觀點而言，高失業率卻未嘗沒有正面意涵。「躺平」指出身自中下階層的年輕人，在心態上的消極、安於現狀，只求溫飽不求上進，認為自己不需要再付出努力，活下去即可。失業率的計算方式包含個人是否具有求職意願，而沒有求職意願的人不會計算在失業率中。因此，青年失業率的背後，其實代表著年輕人即便在情勢不利的景況下，也期望能找到工作，並且有求職行動。這屬於積極向上的心態與努力的行為，與直接放棄的「躺平主義」背道而馳。雖說「躺平」現象吊詭的賦予了失業率些許正向意義，但更確切的說，「躺平主義」是主觀心態，實難以用統計數字或者社會觀察探究。

受過高等教育的中下階層年輕人決定「躺平」，從政府與社會角度而言，自然是不可取。社會普遍將這群人被視為最應該要努力的人，政府也預計他們能夠貢獻國家社會與經濟。因此政府與社會大眾時常將這群年輕人標誌為懶散、怠惰，或不知上進。然而，從個人角度而

言，「躺平」卻是這群年輕人對社會現實的正確理解與理性回應。過去幾十年間，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造就了一批富裕的階層，也導致社會上懸殊的貧富差距。近年來，經濟成長趨緩，年輕人向上流動的管道相對減少或甚至關閉。年輕人意識到，他們即便受過量好的高等教育、畢業後獲得高薪職位，也無法倚靠自己的努力獲得更高的地位或更多的資產。舉例而言，大城市的房價在過去 5 至 7 年內已有三次暴漲，並且每次翻倍。此一飆漲速度，遠超出薪資所得的增長。這同時意味著早期投資或靠拆遷致富的人，享有其餘人所無法獲得的經濟優勢。此外，自媒體的快速發展讓年輕人輕易獲得貧富差距的資訊。網路上呈現的富裕生活與大多數年輕人的生活形態形成強烈對比，使得年輕人對貧富差距的感受與失落更為強烈。

「躺平」雖然是中國青年的詞彙，但就如同社會不平等在世界各國皆然，「躺平」現象非中國獨有。疫情期間，包含中國在內，各國的不平等指數上升，貧富差距擴大、向上流動可能性降低，甚至階級固化。不但中國大陸的中下階層年輕人無法置產，臺灣、美國年輕人也是。中國大陸的「996」加班現象使得年輕人工時長、欠缺工作與生活的分隔，而待遇卻未曾得到提升。臺灣與其他東亞社會同樣有加班、即便返家仍處於工作狀態的情形，並且東亞其他年輕人也不乏表示未能獲得足以讓他們甘願加班的報酬。簡言之，臺灣、東亞、甚至美國的年輕人，其實與中國大陸年輕人面臨類似的問題，也發展出類似的回應機制：臺灣年輕人的「小確幸」、美國千禧世代決定終身租房拒絕置產等。此類受到各地學者與政府批評的年輕人心態和行為，皆與「躺平主義」相似。

「躺平」的年輕人並非自然就形成「我再努力也沒有用」、「我幹嘛努力」的想法。在儒家文化下，若向上流動被視為可行、若教育確實能夠讓人翻身，年輕人將普遍願意積極進取、努力向上。尤其是沒有父母蔭庇、來自中下階層的年輕人，他們普遍懷抱夢想，冀求能依靠個人努力獲得事業成功，也將高等教育視為實現夢想的重要途徑。然而，但當他們好不容易考上大專院校、順利畢業，卻看不到翻身的希望，甚至離夢想越來越遙遠，便只好原地躺平。簡單說來，「躺平」的年輕人並非懶散，更不是想要擺爛。「躺平」指的其實是經過努力

卻依然無果，領悟到再奮鬥也無法打破固有社會階級，看清社會現實而放棄夢想，灰心喪志與絕望的年輕人。